

浴血
罗霄

萧克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浴血罗霄

萧克著

藏书



本书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浴血罗霄/萧克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)

ISBN 978-7-02-008748-8

I. ①浴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6702号

责任编辑 王永洪

责任校对 李 雷
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7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0 插页3

印 数 10001—15000

版 次 2012年1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2年11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748-8

定 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一九八一年春,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,作为基金,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,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。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。其后二十多年中,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,影响甚巨。

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”,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。“书系”深受广大读者欢迎,数年内多次重印。二〇〇四年冬,在作者、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,我们编辑出版了包括一至五届二十二部获奖作品的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。此后,伴随着茅盾文学奖评选的进程,新获奖作品我们将陆续予以增补,以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。

在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”的编辑过程中,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;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,则将整部作品收入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人 物 表

- 郭楚松——罗霄纵队司令。
- 杜崇惠——罗霄纵队政委,后私自离队。
- 黎 苏——罗霄纵队参谋长。
- 黄晔春——罗霄纵队政治部主任,后为政委。
- 冯进文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参谋。
- 李云俊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参谋。
- 朱 彪——罗霄纵队一团团长。
- 罗铁生——罗霄纵队一团政委。
- 陈瑞云——罗霄纵队一团参谋长,后为团长。
- 洪再畴——罗霄纵队一团三营营长。
- 朱理容——罗霄纵队一团一营营长。
- 孙德胜——罗霄纵队连长。
- 何宗周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书记。
- 何 观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电台队长。
- 周生华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司号长。
- 陈 廉——罗霄纵队宣传队长。
- 张山狗——罗霄纵队侦察员。
- 顾安华——罗霄纵队医务主任。
- 朱福德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炊事班长。
- 何云生——罗霄纵队司令部理发员。
- 张生泰——罗霄纵队机枪连连长。
- 张洪海——罗霄纵队连指导员。

丁友山——罗霄纵队警卫连排长,后为一团一营连长。

桂 森——罗霄纵队机枪连排长。

余贵秀——苏区乡妇女会指导员,冯进文的未婚妻。

刘玉樱——苏区干部,黄晔春前妻。

李桂荣——杜崇惠之妻。

鄱湖婆婆——陈廉之母。

曾士虎——国民党西路进剿军司令。

段栋梁——国民党师长。

孙威震——国民党师长。

厉 鼎——国民党师长。

江向柔——国民党旅长。

陈再修——国民党旅长。

第一章

这几天的雾好重。白茫茫、灰蒙蒙，吞没了村镇，吞没了山岭。就连镇子西边小山包上的三个碉堡，也被浓雾淹没了。

等到云开雾散，碉堡里的国民党军官兵吃了一惊——村里飘起了红旗。一面、两面、三面……红旗迎风飘扬，分外的鲜艳，分外的骄傲。

这里处于赣江中游以西百十里，是国民党战区防御体系的纵深地带。守碉堡的敌军在先一天已经知道红军游击部队离这里不远，也想到他们可能会来这个地区，但没有想到会在拂晓时，雾影朦胧中来到在这几个碉堡直接控制下的大村镇。他们虽然弹药充足，但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早被红军截断，几座孤立的碉堡，不敢贸然行动，只好躲在碉堡里往外观察：发现有许多衣服褴褛的农民、工人、小孩、老头、妇女和小贩，夹杂着三三五五的军人，时来时往，时聚时散。他们有的在开会、演说和呼口号，有的在分地主家里的物品，有的凑在一起闲谈。小小的街上，成了热闹的市场。还有个队伍，到附近村庄去贴标语、开大会，打土豪、分东西……

这叫他们好生奇怪，红军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他们若长期来此驻扎，为什么不打碉堡；他们若不准备长住，为什么又顶到碉堡底下，难道不怕碉堡朝外打枪？

国民党士兵还看到，来这里的红军人数不少，起码有几千人。这么多的人，就住在村镇和附近几个小村庄，一枪不放，这叫他们大惑不解。

这些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呢？

国民党军队被蒙在鼓里，红军战士也被蒙在鼓里。他们接到通知，要做好出发的准备。然而，要到什么地方去，去做什么，没有任何消息。

白昼很快的过去，夜很快的来了，红军战士三三五五地围着灯光忙活，有的用破旧衣服撕成两指宽的长条，有的用苕麻搓成筷子粗的绳子，有的打草鞋，有的做面套、手套和袜套，有的补衣裳……庄严的兵营，成了工作紧张的工厂；威武的军人，成了勤劳耐苦的工人。

“……谁的功，谁的力，劳动的结果……”歌声悠然从一两个人低音开始，随即此唱彼和，越唱越多，越唱越高。“全世界工人们，团结起来啊！”

歌声到了高峰后，不要好久，又不知不觉地越唱越低，越唱越低，以至不知不觉地沉没于撕布条的哗哗声、剪刀不时落在桌子上的叮当声和三言两语的说话声中了。

警卫连一排长丁友山盘坐在一张草蒲团上，两腿半分弯，脚尖顶着一根木棒，木棒上穿着三根草绳链成扇面，扇端合成两根绳子，系在腰上。他已经打好两双草鞋，这是最后一双了。他在抽紧绳后对炊事班长朱福德低声说：“晚饭不久，我听我村的丁长生说——他是杜政委的警卫员呢。他说这两天杜政委有时坐在屋里，拿着云帚不说不笑，也不挥舞，一坐就好久，和平常不大一样。”

朱福德哈哈一笑，慢声慢气地说：“他的婆姨在后方，还不是……”

丁友山也笑了。朱福德反而严肃起来：“他是管大事的，有想头啊！”

“对。朱老大，你猜，我们会向哪里去？”

朱福德抽了口大气，停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很难猜，我想走路是一定的，但是不是走远，很难说。”

“我说，一定走得很远。”司令部理发员何云生眯着他那伶俐的小眼，微笑地插嘴道，“我当了三年兵，得了条经验，凡是上级叫我们多打草鞋，冬天做帽耳、手套，夏天准备竹水壶，就一定会走远路。现在上级叫我们作好四天的准备，这不是要走远路吗？”

附近的人说：“对！小鬼说得差不多。”

可是，朱福德没有表示，他像遇到袭击一样，一时无话可说。他不知道是否会有大的行动，就是有的话，也不好随便议论。但他很快就感觉小鬼的话是对的，就以称赞的口气说：“小何真是小状元。”

丁友山在朱福德对面打草鞋，他说：“军事上的事确实很难说……”

朱福德说：“不管怎样，这一次走路是定了的。”

“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你去问司令、政委吧！”朱福德指着对面一间灯光明亮的房子说。

他们以为罗霄纵队的首脑机关会知道此次行动的目的和去向，其实，指挥员们也陷入了五里云雾之中……

门开了，一缕灯光射出来。纵队政委杜崇惠的身影闪了出来。他身材魁梧，只是背微微有些驼，手里依旧拿着那云帚。他的步子不大，走起路来很快。

出了院门，外面黑漆漆的。阴冷的北风，扑面而来。他不由地扣紧了风纪扣。

“政委，要不要送你回去？”参谋冯进文追出来。

“三步半路，不要送了。”杜崇惠说着，继续往前走。

走出街口，前面是个小坡，上弦月暗淡地在雾影中失色，杜崇惠心不在焉地迈着步子，不留神撞到一棵树上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是撞上鬼了！”

前几天，他们接到的上级电报，只客观地介绍了驻福建的国民

党第十九路军在陈铭枢、李济琛、蒋光鼐、蔡廷锴的领导下，发动了抗日反蒋事变。中央红军要向北发展，但又没有明确行动的目的。中央要罗霄纵队配合中央红军，虽然指定了行动地区及任务，而罗霄纵队远在赣江以西，北上又是去另一个苏区，也看不出明确的战略目的。可是，中央红军既是向北，就会去南昌、抚州方面，客观上对十九路军是有利的。罗霄纵队北上，既然是为着配合中央红军，也就不能是不间接有利于十九路军了。但领导上又不明说，实在令人难以捉摸。在闲谈中，杜崇惠了解到，他和罗霄纵队其他领导人几乎都有同感。这天下午，他们开会研究讨论，也没有研究出任何名堂，刚才大家又做了许多猜测：有的说上级叫他们破坏南浔路，大概要攻打抚州、南昌；有的说可能是北面的蒋军东进去打十九路军，北边方向敌人空虚，可以趁机扩大苏区；还有人猜测上级有别的意图……

猜测毕竟都是猜测，军队是不能靠猜测打仗的！会议前，杜崇惠见到了刚从省委来的巡视员，问他们知不知道此次北上行动的有关情况。得到的答复更令人疑惑：省委也接到内容相同的电报，正想问问他们呢……作为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离开这里，省委却不知道是什么目的，这也太令人难以理解了。

杜崇惠想，有时上级为了一次大的战役行动，不把目的全部告诉下级，这是正常的。但作为纵队的最高指挥机关，是应该知道些内情和战略目的的。这次，无论如何也推测不出上级的真正意图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

“是政委吧？”是警卫员丁长生的声音。

杜崇惠答应一声，继续低头往前走。

“收拾好了。她很高兴！”小丁指的是杜崇惠的夫人李桂荣。她到部队的时候，杜崇惠正在离他隔院的郭楚松那里开会，他们还没有见面，是丁长生半小时前才告知他的。“她给你带了好多吃的。”

杜崇惠心烦意乱地推开屋门，灯下妻子李桂荣正在往桌上放饭碗，在灯光照耀下，李桂荣显得更年轻、更秀丽。杜崇惠心头不由一热。警卫员走了，屋里只剩下他俩。桌上，摆了杜崇惠爱吃的菜和地方老酒，李桂荣斟满一碗端到他面前，他一连喝了几口，一阵幽香和着深情沁入心脾，一时忘乎所以。几分钟情话之后，杜崇惠几天来的矛盾心情又浮上心扉，竟找不出一句合适话对好几个月没见面的妻子说。

李桂荣倒是喜气盈盈，她对杜崇惠说：“看你的样子，好像有心思，不会高兴点吗？”

是啊，妻子老远赶来，无论如何也应该热情点才是。杜崇惠说：“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我能不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你就多吃点，我要看你把桌上的东西都吃光。”

“你也吃啊。”

“不，我看你吃。”

“你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”杜崇惠向她逗趣，“还是一起吃吧。”

杜崇惠打心眼儿感激妻子。结婚三年来，自己总是东跑西颠，家里成了“店”，一年半载不能回去一趟。回去了又说不定什么时候离开。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。她是很不容易的呀！调到苏区工作的时候，他办青年训练班，李桂荣是学生，他知道她在革命之前是高小学生，家是富农兼作小商，父亲还曾在赣南做过生意。前几年苏区加强反富农斗争的时候，她父母怕斗，就带了小兄弟去赣州了。她父母本来想把她带走，但她不愿走，她向父母说：“你们走了，难道还会斗到我头上？”她说舅舅是中农，就到舅舅家。她虽然因成分关系，只分到一份坏田，但她勤劳，跟舅舅学会农作，又跟舅母学会针线，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，做鞋袜送红军。政府干部对她都有好感。杜崇惠在青年训练班，看上了李桂荣。她虽出身富农，但本人没有任何剥削而且又进步，就对她有意了。李桂荣看到这位离家万里而投身革命的青年，又不因为她是富农成分

而不准她革命，内心佩服，是她心目中的布尔什维克。经过多次接触通信，他们互相信任，军队领导也赞成，经苏维埃政府批准，就这样成婚了。真是自由恋爱呀！想到这里，他深情地望着她，李桂荣竟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。

“我来的时候，乡妇女会指导员余贵秀也想来……”

“她来做什么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哇，她跟你们这里的一个参谋好上了！”

“是吗？冯进文？”

“她还让我给冯参谋带了点东西哩。”

“嗯。”杜崇惠答应着，把一杯酒倒进了肚里，胸口有些发热。

“还把东西缝起来不让我看，哼，我是过来人了，还能瞒得了我，明天，非得逗逗你们的参谋不可。”李桂荣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特别是在多日不见的丈夫面前。

她越是热情，杜崇惠心里越难受。告不告诉她呢？怎样告诉她才不至于伤她的心呢？

李桂荣见他脸色发红，更是来了精神，把炭火慢添轻拨，还不时给杜崇惠倒酒。

“不能再喝了。”杜崇惠抬起头来，他看到了一双满含深情的眼睛。

“没事，喝完睡觉。”

杜崇惠一把抓住她的手，说：“桂荣，叫我怎么对你说呢？”

妻子看他神色不对，就说：“你心里有什么事？是我不好吗？”

“不是，等一会儿我跟你讲。小丁把桌子收拾收拾。”

警卫员在厢房里应了声。

等收拾完毕，他们对坐在一盏马灯前，杜崇惠抬起头来，说：“说来挺对不住你的。”

李桂荣被他说得莫名其妙：“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？”

“我们又要走了。”

“往哪里走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更不知道。反正我们是要去打仗。”

“打仗就打仗，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”她抿抿头发，对这司空见惯的事情她并不觉奇怪。

“哎，你不知道，我觉着，这回出去，凶多吉少。”

李桂荣往他身边坐了坐，说：“不会的。这话你说过多少回了。你总是这么说。”她嫣然一笑，带点调笑而压低声音，“看相的人说你福星高照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杜崇惠认真地对她说：“我们要往北走，走多远，去干什么，不知道。我是兵，是兵！这一次行动，是奉军委命令，但未来如何，谁知道。我们能不能再见很难说。”

李桂荣听了，感到话中有话，喃喃地说：“是啊，你是兵嘛。”

杜崇惠说：“正是兵，兵凶战危，谁知道以后怎样？还有，这一次我们会去别的苏区，能不能调回？谁知道。”

“喔！会回来的。”

“回来，很难说，当兵的人啊！你看，有些苏区的红军调到另一个苏区，一去就好几年。红七军从广西左右江调到江西来，三年了；湘鄂赣苏区一个师，调到罗霄山脉中段，也一年了。你是明白的人啊！你如果到了那种情况，不要过于伤感，也不要等我，有合适的人，就另找一个。”

李桂荣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茫然难对，低着头，一会儿眼睛一瞪说：“看你说的多凄凉。你是老兵，比我懂得多，为什么不能往好的方面想一想？”

“不是我不往好的方面想，是你不懂事情的严重性。现在是革命战争呀，我几句话说不清，你也就不要问了。”

“你往不吉利的方面想得太多了，革命战争不一定会不幸，

调到别的苏区也不一定不回来。你以前不是向我说过,大革命失败后,有些夫妻被迫分离,虽然有永别的或久别各自重建家庭的,但更多的是会再会合的。”

“你说得很对,我过去也是这样对你说的,但究竟是革命战争啊!”

杜崇惠的这些话,等于给李桂荣泼了一盆冷水。她看看低头沉思的杜崇惠,半天才说:“好,明天我就走。”

杜崇惠没说出的话,她先说出了。杜崇惠还是委婉地说:“也不必那么急,我们在这里还有几天,打土豪的东西你也分享一点嘛!”

杜崇惠边说边笑起来,李桂荣也笑了。

第二章

隐藏了好几天的太阳，冲破阴晦的天空，照耀大地，这对于准备行动的罗霄纵队，真是得了“天时”。

队伍趁着天色晴朗，循着迂回曲折的雪道，蜿蜒向北。这天的行军序列是，三团为前卫，一团为本队，二团为后卫，纵队直属队在前卫后行进。雪后初晴，冷气刺骨。各人只露出眼鼻和口，手上戴着各种颜色的手套，包袱外边捆着几双草鞋，大踏步地前进。

这天正午，部队到了一个高山下。在平常，他们一到宿营地，除了有大的敌情外，都是随到随宿营。这一天虽然没有敌情顾虑，但除担任分配房子的人员外，都站在宿营地外一个广场上。

队列中一个背图囊和手枪的人，身材较高而结实，浓眉，双目炯炯，走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面前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就向他们请求说：“老表，借几把秤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！”农民立即答应，又问，“要几把？”

“越多越好。”

老表们和士兵们都笑起来，他们都奇怪，觉得从来还没有看到借秤也说越多越好的。左猜右猜，谁也猜不着，只有等秤来了再看看。

借秤人名叫黎苏，是罗霄纵队的参谋长。他家在贾鲁河畔，土地不多，由兼做草药医生的父亲耕种，也只够吃。童年读私塾，后考入旧制高等小学，毕业后考入中学，才一年半，因故乡连年饥荒，便辍学投身北洋军队。大革命时代，参加了响应北伐军的战争。武汉政府叛大革命后，他以单纯的军人态度继续服役，参加蒋冯阎

军阀大混战。中原战争结束后，由蒋介石统率他们在鄂豫皖地区打红军。黎苏本来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，知道苏维埃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，红军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军队。后来更多更直接看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、红军的主张和行动，就确认他们和中国其他任何政党、政府和军队不同。他当时是副营长，他那营独立驻在苏区边一个镇子里担任守备。他的团有个团副和他那营有两个连长，是秘密共产党员。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士兵和军官对进攻苏区的不满，决定起义。他们在黎苏同情赞助下，做好营长的工作，派人到苏区和共产党联系，就在红军配合下起义了。半年之后，因为黎苏有较好军事知识和技术，就调到罗霄纵队工作，他仍然保持了正规军人的气质和风度，不同的是加入了共产党。在起义前他是少校军官，起义之后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，过官兵平等和无薪饷的生活了。罗霄纵队北上时，他看到部队有个不好的习惯，没收土豪的东西，特别是被服、腊肉之类，总想多带。这样很多人包袱很重，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。这天早晨出发之前，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，要罗霄纵队赶快进到南浔铁路附近，为了加速行军，必须减轻不必要的行李。他向郭楚松建议说：“到宿营地就减行李？”

“好。”郭楚松毫不犹豫地回答。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，又补充说，“必须严厉一点，行动要真正做到‘其疾如风’。”

黎苏说：“不管是谁，一律不准带不重要的东西。”

队伍集合好了，每个人身后是自己的行李包裹，黎苏站在一个土台上，向部队说：“同志们听着，大道理我不讲了，讲点小道理。当兵打仗，最要紧的是轻装上阵，如今我们是长途行军打仗，这个问题尤其重要，俗话说远路无轻担，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。可是我们有的同志，行李太多，把没收土豪的东西都背上了，而不管用得着用不着，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裤子也背起走，真不像话。背的东西多了，影响行军速度，削弱了战斗力，因此，我们决定轻

装。不需要的服装、物品，一概送给老百姓，不需要的书籍文件，不能送人的，一把火烧掉。炊事员只准挑一餐的菜——就是猪肉鸡鸭，也不准多带！”

黎苏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，叫就近部队行政首长来，每人发一把秤，眼睛随即向大家扫射一下，高声而严肃地说：“各人把包袱解开！”

所有的人包袱打开了，他命令大家把红红绿绿的和不必要的物品，通通清出来，集中一块，叫宣传队长陈廉给群众分掉，不需要的文件，一把火烧了。需要的东西，各伙食单位过秤。

黎苏在各部队走来走去，监督过秤。一个担架员，正和过秤的人发牢骚：“我的东西不算多。”

“不管多少，都要过秤。”营长朱理容见黎苏过来，也督促说。

担架员忽然慷慨地说：“过吧！”

可是，他趁着过秤的人没有注意，偷偷摸摸丢一件东西给了过秤的同伴。他身边的人，都隐笑起来，黎苏看到他们这样子，怀疑有点名堂，就问发笑的人，但他们闭口不说，只是冷笑。他更加怀疑了，于是亲手检查，一个两个，到了第三个——他是过了秤的——发觉他包袱底下，有一条绫绸女人裤子。他把裤子高高举起，挥动几下，好像要大家看把戏一样，同时大声叫道：“大家看看！”

于是全队列都大笑起来。

“你好打埋伏！”他看着那个战士，斥责道。

“不是我的！不是我的！”他申辩说。

“是谁的？”他又穷追。

“是他的。”那人指着担架员说。

担架员说：“也不是我的。”

“是谁的？”

“是……”担架员见黎苏很严厉，吞吞吐吐。